

自我意识情绪:聚焦于自我的道德情绪研究*

俞国良 赵军燕

(1.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2;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自我意识情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价自我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的情绪,也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绪。自我意识情绪以自我认知为基础,具有独特性。其中,内疚、羞耻、尴尬以及自豪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有反馈、激发动机以及协调人际行为等道德功能。因此极有必要开展自我意识情绪的本土化研究,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验根据。

关键词:自我;自我意识情绪;道德自我;道德情绪

如果把人类情绪划分为基本情绪和复合情绪两类,那么,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属于复合情绪的范畴,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价自我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的情绪,如内疚、羞耻、尴尬、自豪等。由于这种情绪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通常又被称为自我意识评估情绪,社会情绪或道德情绪等^[1]。许多研究者^[2,3]认为,自我意识情绪不仅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生存能力,而且影响着个体的道德行为发展和道德品格的养成,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无论在自我领域还是道德领域,自我意识情绪都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自我研究领域,研究者关注自我意识情绪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和影响因素;在道德研究领域,则主要从认知角度探索道德推理对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的影响^[4]。直到20世纪末,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而自我意识情绪和道德关系的研究,抑或从道德角度对自我意识情绪的探讨,这是近几年才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关注的课题。

1 自我意识情绪的特征

作为复合情绪的自我意识情绪,是情绪的高级表现形式,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情绪,具有独特性。

1.1 自我意识情绪以自我认知为基础

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婴儿出生半年后就可以表达大多数基本情绪,如生气、害怕、厌恶、悲伤等情绪。而自我意识情绪比基本情绪出现得晚,是在个体具有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基础上,自我意识和稳定的自我表征能力形成之后产生的^[5]。有研究发现,对于15个月的儿童,当他们成为别人注意的目标如被过分夸奖或当众表演的时候,可以观察到他们产生了显露性尴尬情绪(exposure embarrassment),即显露性自

我意识情绪。这说明儿童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但是尚没有发现此年龄段儿童形成自我评估能力^[6]。

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不断发展,大约到了3岁左右,儿童开始形成一系列的内化标准、规则和目标,并根据这些标准、规则和目标进行基本的自我评估。如果实际的自我表征和相关标准一致,会激发出正性自我意识评估情绪(如自豪),反之则可能产生负性自我意识评估情绪(如羞耻、内疚或评估性尴尬)^[7]。有研究者发现,33个月的儿童在出现错误行为的实验情境中(如把娃娃弄坏了)会表现出内疚情绪反应^[8]。

因此,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是个体自我觉察,将注意集中于自我,激活自我表征,并将当前的自我和个体认同的相关标准(如理想的自我表征)进行比较评估的过程。一言以蔽之,自我认知是自我意识情绪的基础。

1.2 自我意识情绪具有认知复杂性

和基本情绪相比,自我意识情绪具有认知的复杂性。一般地,基本情绪只有少量的认知加工过程卷入,如面临危险时,个体只需要评估当前事件威胁着其生存目标即会体验到恐惧情绪,不需要拥有复杂的认知能力;而自我意识情绪则是依靠认知参与的情绪,个体必须有能力形成稳定的自我表征,并且反思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是否达到了认同的目标,实际自我和理想自我表征是否一致进行评估,从而会体验到羞耻、内疚、自豪等自我意识情绪^[2]。

Leary^[9]认为,人们体验到自我意识情绪,并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实际行为和理想自我表征或相关标准进行比较评估的简单过程,而是对这种比较评估进行分析推理的复杂认知过程。例如,个体感觉羞耻、内疚、尴尬或自豪,是因为他们从真实别人或假想别人的角度来评价自己。在以往研究中,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870777)。

通讯作者:俞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E-mail:yuglxl@sina.com.cn

Stipek^[10] 调查了 59 个年幼儿童(13~39 个月)对成功情境的反应。实验者对儿童演示一个可明确观察到结果的任务,如滚动玩具球去撞倒塑料保龄球,然后要求儿童自己完成这个任务,并比较儿童在自己成功和看到实验者成功两种条件下的情绪及行为反应。结果发现,儿童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出现最多的反应是微笑或抬头看实验者。在两种成功情况下,所有年龄组的微笑次数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抬头看实验者的行为反应,22 到 39 个月的儿童自己成功条件下的反应次数显著多于实验者成功条件下的次数。研究者指出,微笑没有差异表示儿童因结果而快乐,而不是引发积极自我评估或自豪所特有的反应。在自己成功情况下,儿童出现了更频繁抬头看实验者的行为反应,说明儿童自己成功后会对别人的评价更感兴趣,他们最初的自我评估是建立在他人评估的基础上的。因此,年幼儿童首先需要能够内化成人的标准,并且可以站在别人的观点上进行思维,才能产生自我意识情绪。

Miller^[11] 指出,和个体的自我评估相比,这种对别人怎样评价自己的分析推理和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有更大的联系。当个体面临别人不认可、不欢迎的情境时会体验到尴尬情绪,尽管他知道别人对自己的知觉并不准确;或者,他并没有知觉到自己做错什么,但是面对别人的不良评价时候,仍会体验到羞耻或内疚。这些都足以说明自我意识情绪需要复杂的认知过程,不仅包含自我评估过程,而且蕴涵着对他人怎样评估自己的认知和推理过程。

1.3 自我意识情绪是自我内部归因的产物

归因在自我表征和情绪之间起着中介作用^[2]。在引发情绪的诸多事件中,个体的自我表征被激活后,会根据一系列认同的标准、规则、目标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自我归因,判断引发事件的原因究竟是来自个体内部还是外部。如果个体把引发情绪事件归因为内部,他需要为事件负责的时候,就会产生自我意识情绪;而把引发情绪事件归因为外部,则会产生基本情绪,如快乐,生气等^[12]。因此,自我归因影响着自我评估过程并受到自我评估过程的影响,在自我意识情绪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13] 证明,稳定性和整体性归因和不同类型的自我意识情绪状态有关。很多研究者^[2,5,11] 提出,从稳定性和整体性两个维度进行归因,可以区分不同种类自我意识情绪。如果个体将成功事件归因为稳定的、整体的内部自我原因,则产生自夸取向的自豪,如“我是个有能力的人”;如果归因为不稳定的、非整体的内部自我原因,则产生成就取向的自豪,如“我这件事情做得很棒”。在失败事件中,如果个体归因为稳定的、整体的内部自我原因,则产生羞耻情绪,如“我是个没有能力的人”;而归因为不稳定的、非整体的内部自我原因,则产生内疚情绪,如“我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研究表明,在公众场合,如果个体将注意力转向“公众自我”时,激活了相应的“公我意识”,并评估自己的认同目标和公众的目标不一致,且将不一致归因于自我内部原因,会产生尴尬情绪^[14]。

2 自我意识情绪的道德属性

自我意识情绪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情绪,是个体通过认知自我、认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对事件进行评估以及归因于内部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个体内在的特定目标、行为或期望违背了社会准则时,随之产生的自我意识情绪会帮助个体识别和改正错误,约束个体行为,因此,自我意识情绪又被研究者称为道德情绪,意谓违背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绪(如“羞耻”“内疚”),或是用以促进道德行为的情绪(如“自豪”^[4,15])。可见,个体的自我意识情绪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对个人道德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幸福有着重要作用。

2.1 自我意识情绪和道德自我的关系

诚如前述,自我意识情绪作为道德情绪,通过自我意识将个体和社会联系起来。然而,自我意识由许多不同的自我部分或自我认同组成,其中有些认同在整个自我认同层级中的位置非常显著,并引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的道德自我认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6]。Stets 等^[17] 研究者指出,个体的道德自我认同处于整体认同层级的较高水平,是自我认同的核心,影响着个体的其他认同,如角色认同和群体认同,并引导着个体的道德行为。人们的实际行为或行为期望如果和道德自我认同存在差异,就会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识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自我意识情绪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绪^[18]。换言之,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会对各种自我认同进行道德评价和自我证实,对道德自我的证实和证伪都会产生自我意识情绪。如果个体的行为及其倾向违背了道德自我认同标准,个体不能证实道德自我的时候,会产生内疚、羞耻等情绪,个体会通过道歉或其他补偿行为修复道德自我。而且,道德自我认同在个体认同层级中的地位越高,这种证伪所唤醒的消极情绪就越强烈^[17];反之,当个体行为及其倾向和个体道德认同标准一致时,个体会产生积极自我意识情绪和其他道德情绪,如自豪、崇高等,并通过继续产生正确行为来证实道德自我^[18]。因此,道德自我和自我意识情绪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发展,提高了其社会适应和人际交往的水平,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2 自我意识情绪的类型

2.2.1 内疚和羞耻

当人们违反某些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导致对他人或群体造成伤害的结果时,就会引发内疚情绪^[18]。内疚作为典型的自我意识情绪,与道德密切相关,并具有高度的亲社会性,会驱使人们去补偿自己对他人或群体造成的伤害;如果无法补偿受害者,也会以各种方式去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12]。在情绪体验方面,有研究指出,感受内疚的个体不会否定整体自我,也不会影响个体对道德自我的核心认同,而是对自己的特殊行为感到懊悔,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对自己将来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19]。因此,完全可以说内疚是一

种属于具有良好适应性的、建设性的道德情绪,它有力提升了个体的道德行为,大大促进了人际交往。

羞耻是一种痛苦的、强烈持久的情绪体验。当个体评估自己的核心自我有缺陷或错误,不符合社会标准或道德标准时通常会产生羞耻情绪^[20]。在情绪体验方面,研究表明,感受羞耻的个体会否定整体自我,对违反社会标准或道德标准进行整体的消极自我评估,从而产生被贬低和无价值感^[21, 22]。羞耻情绪体验比内疚体验更痛苦更强烈,它使个体更加关注别人的评价,产生逃避、退缩,或敌意和反击行为倾向,恶化了个体的人际关系^[23]。

然而,有些研究者并不认为羞耻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情绪,适当的表达羞耻可以获得旁人的宽恕和同情,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 3]。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羞耻体验对于学业学习和努力动机的影响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关。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充满自信的个体,会由于考试失败体验到羞耻情绪而激发调整学习策略、努力学习的动机。而学习不良儿童由于较低自我效能感,羞耻情绪不容易给他们带来积极地改变^[24]。可见,羞耻虽然易使个体出现偏差行为,然而羞耻情绪并不总是具有破坏性的消极情绪,在某种条件下它也可以促进个体自我调节,引发积极的行为改变。

2.2.2 尴尬

和羞耻、内疚情绪相比,尴尬和道德之间的联系要相对小些。个体违背了社会习俗规则,或者是因为事件或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时,会体验到尴尬情绪^[25]。有研究者认为,羞耻、内疚来自于更严重的失败或对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的侵犯,而尴尬则是对社会常规的轻微侵犯。羞耻和内疚有着更多的道德暗示,个体认为自己是道德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感觉对自己有更多失望;而尴尬的个体感觉他们并没有犯严重的道德错误,这种错误可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自己只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使自己显得非常笨拙可笑^[25]。一般地,感觉到尴尬的人,倾向于服从和支持他人行为,有助于个体以更适合的方式待人处事、为人行事,来赢得别人的赞成和认可^[15]。

2.2.3 自豪

自豪是长期被忽视的正性道德情绪,个体把自己评估为对群体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会产生自豪情绪^[15]。自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大的自豪(hubris pride)或 自豪,另一种是真实的自豪(authentic pride)或 自豪。这两种自豪恰好和羞耻、内疚两种负性情绪相对应。羞耻和自大的自豪来自于个体的内部、稳定、不可控的自我归因,个体否定或肯定的是整体自我;而内疚和真实自豪来自于内部、不稳定、可控制的归因,个体否定或肯定的是自我某方面的特殊行为^[26]。

一般地,自大的自豪是适应不良的情绪,个体倾向于不择手段地去提升自己,从而导致了人际关系问题。研究者认为,自大的自豪和自恋行为联系密切,会导致系列侵犯和敌对行为以及人际关系冲突^[27]。而真实的自豪有着良好的适应功能,体验自豪的个体通过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成就信息,有利于提升社会地位,并会产生提升自尊,和别人良好沟通、

交流的行为动机^[28]。

可见,和自大的自豪相比,真实的自豪是一种道德自豪,有着明确促进个体道德发展的意义,个体对道德自我的评估符合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期望,就会体验到这种自豪感,这种情绪反过来又促进了个体的自我提升。而自大自豪和不正常的自恋行为相联系,既不是违背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绪,也没有促进道德行为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不属于道德情绪范畴。从自大自豪和羞耻的归因模式完全相同,是对整体自我的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我们似乎可以推定,自恋倾向者可能是通过表达和体验自大的自豪来压抑自己的羞耻感和内心深处的自卑。

3 自我意识情绪的道德功能

毫无疑问,自我意识情绪中包括两种类型的道德情绪,一种是负性的,它来自于消极的自我评估,如羞耻、内疚和尴尬;另一种是正性的,它产生于积极的自我评估,如真实的自豪情绪。无论是正性还是负性情绪,对于个体的道德行为以及道德人格的养成,形成更高层次的道德自我都有着积极意义。

3.1 道德反馈功能

自我意识情绪是由自我反省或自我评估唤起的情绪,自我是自我意识情绪的主要目标。个体在评价现实的道德自我是否符合内化的道德标准时,会产生自我意识道德情绪,而这种情绪的结果为个体是否被社会道德标准所接受提供了重要的即时反馈,通过反馈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惩罚、弥补或强化^[1]。例如,当个体侵犯了他人利益或有了过失和错误,会立刻产生令人厌恶的内疚、羞耻或尴尬情绪,这些情绪反馈具有自我道德净化的作用,促使个体审视道德上的理想自我,并进一步调整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距离。当个体做了有利于他人或社会的事情,积极的自我肯定及自豪情绪就会产生,从而强化个体再次产生类似行为。因此,自我意识情绪不仅是对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关系的重要情绪反馈,而且会激发个体提升现实自我的动机。

3.2 道德动机功能

研究者^[29]认为,人们的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动机取决于道德认知、道德推理和道德情绪。其中,个体对道德情绪体验的能力对其行为倾向的影响要更大、更直接。在面临道德问题时,个体会根据以往自我意识情绪经验决定采取何种行为,如有内疚经验的个体会产生利他动机,把移情作为内化的道德取向,抑制了侵犯以及反社会行为冲动的表达;有适度羞耻经验的个体,会根据社会标准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和道德价值取向^[30]。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自我意识情绪体验所形成的有意识的积极行为倾向,会使人表现出道德的敏感性,从而形成社会责任感和无意识的行为动机,按照社会标准或道德准则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可见,自我意识情绪对道德行为有着动机功能,尽管这些行为不一定总是发生,但是自我意识情绪可以让个体进入某种动机以及认知状态,增加了个体从事相关行为的倾

向^[41],协调着个体的人际关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

3.3 行为调节功能

自我意识情绪在人际行为的自我调节中有着重要作用。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个体服从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有时候甚至需要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服从群体或别人的利益。研究发现,体验到内疚的个体,会由于后悔、自责而产生承认错误、道歉等补偿行为^[29];体验到适度羞耻的个体,羞耻情绪可作为内部控制机制,使个体维持对别人的义务产生和谐人际关系^[23];体验到尴尬情绪的个体,可能会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消除尴尬,以赢得别人的赞成和认可;体验到自豪的个体,会通过继续努力去追求自我价值,以维护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 and 良好人际关系^[28]。相反,在可能诱发羞耻、内疚和尴尬情绪的情境中,如果个体不能体验到这些自我意识情绪,则不能处理好他们的人际关系^[3]。如此种种,无疑说明自我意识情绪确实具有行为调节功能。

此外,自我意识情绪体验还可以有效激发亲社会行为。如自豪感可以强化利他和适应性的亲社会行为^[28],内疚可以促使个体做出补偿性的亲社会行为等。Tangney 等人^[29]对五年级儿童内疚、羞耻倾向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纵向研究。8年后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当初具有羞耻倾向的个体可以预测八年后的药物滥用、被拘留、关押以及自杀等危险性行为;而当初有内疚倾向的儿童更倾向于从事社团服务等亲社会行为。

4 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研究者对自我意识情绪越来越多的兴趣和关注,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然而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不同类型自我意识情绪的内部心理结构、现象学差异以及行为倾向等方面内容,将其作为一种道德情绪从道德角度来探察自我意识情绪、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将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自我意识情绪在道德不同领域中与道德认知、道德行为及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培养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并对道德教育、司法公正以及社会政策的制定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此外,自我意识道德情绪的研究要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自我意识情绪研究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注重独立自我;中国文化以集体自我为主,强调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文化的差异使个体拥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其自我意识情绪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31]。对中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情绪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某些情境下体验到的自豪程度以及对自豪情绪的表达上都存在着差异。美国人更喜欢因个人成就而积极表达自豪情绪,中国人则会当自己的成就有益于他人时,才产生自豪感^[24]。

在以往自我意识道德情绪的研究中,羞耻情绪也是备受争议的道德情绪。国外很多研究者认为羞耻是破坏性情绪,个体过度关注别人的评价,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激发回避和退缩行为倾向^[32];个体为了避免羞耻所带来的痛苦体验,会

将羞耻转化为对外界的愤怒、厌恶和憎恨,引发攻击行为,恶化人际关系^[29, 33]。我国研究者^[34]则发现,羞耻感发生时,个体并没有产生无价值感,而是强烈希望能弥补自己的过错。这些研究结果差异和东西方文化有关。在西方文化中,羞耻体验是一种极端的痛苦和社会耻辱感,说明个体违背了道德规则,其行为以及核心自我存在着道德缺陷^[41]。而东方文化被认为是羞耻取向的文化,“知耻”成为衡量人们道德水平的一个方面,使羞耻感具有了积极的含义。正如孟子所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荀子所说“人不知羞耻,乃不能成人”以及目前我国倡导的“八荣八耻”教育,无不寄希望于羞耻能够作为积极的道德情绪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作用。

因此在将来研究中,我们既要吸收外来研究成果,又要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现状和实践需要出发,开展自我意识情绪的本土化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论设想,将考证国外理论和吸收我国传统心理学资源结合起来,尝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本土化创新,使自我意识情绪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道德上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Tangney J P, Stuewig J, Debra J M. What 's moral about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Tracy J L, Robins R W, Tangney J P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2007: 21 - 37.
- [2] Tracy J L, Robins R W. Putting the self into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 theoretical model.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4, 15(2): 103 - 125.
- [3] Beer J S, Keltner D. What is unique about self-conscious emo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4, 15(2): 126 - 170.
- [4] Haidt J. The moral emotions. In: Davidson R J, Scherer K R, Goldsmith H H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52 - 870.
- [5] Lewis M, Sullivan M W. The development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Elliot A J, Dweck C S (Eds.), *Handbook of competence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2005: 185 - 201.
- [6] Lewis M, Sullivan M W, Stanger C, et al. Self development and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Slater A, Muir D (Eds.), *The blackwell reader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343 - 359.
- [7] Mascolo M F, Fischer K W. Developmental transformations in appraisals for pride, shame, and guilt. In: Tangney J P, Fischer K W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5: 64 - 113.
- [8] Kochanska G, Goss J N, Lin M, et al. Guilt in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 determinants, and relations with a broader system of standards. *Child Development*, 2002, 73: 461 - 482.
- [9] Leary M R. Motivation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the self.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 58: 317 - 344.
- [10] Stipek D. The development of pride and shame in toddlers. In: Tangney J P, Fischer K W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New York: Guilford, 1995: 237 - 252.
- [11] Miller R S. *Embarrassment: Pose and peril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Guilford, 1996: 12 - 27.

[12] Lewis M. Self-conscious emotions: Embarrassment, pride, shame, and guilt. In: Lewis M, Haviland-Jones J M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2000: 623 - 636.

[13] Tangney J P. Assess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roneness to shame and guilt: Development of the self-conscious affect and attribution inven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9(1): 102 - 111.

[14] Mills R S L. Taking stock of the developmental literature on shame. *Developmental Review*, 2005, 25(1): 6326 - 6338.

[15] Tangney J P, Stuewig J, Mashek D J.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 58: 345 - 372.

[16] Stryker 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Caldwell, NJ: Blackburn, 2002.

[17] Stets J E, Michael J C. The moral identity: A principle level identity. In: McClelland K, Fararo T J (Eds.), *Purpose, meaning, and action: Control systems theories in sociology*. New York: Praeger Macmillan, 2006: 293 - 316.

[18] Turner J H, Stets J E. Moral emotions In: Stets J E, Turner J H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006: 545 - 566.

[19] Breugelmans S M, Pfortinga Y H. Emotion without a word: Shame and guilt among rará muri indians and rural javane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1(6): 1111 - 1122.

[20] Tangney J P, Miller R S. Are shame, guilt, and embarrassment distinct emo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6): 1256 - 1269.

[21] Eisenberg 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0, 51: 665 - 697.

[22] Tangney J P. Shame and guil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angney J P, Fischer K W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New York: Guilford, 1995: 219

- 236.

[23] Turner J H, Stets J E. Moral emotions. In: Stets J E, Turner J H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006: 545 - 566.

[24] 俞国良, 侯瑞鹤, 罗晓路. 学习不良儿童对情绪表达规则的认知特点. *心理学报*, 2006, 38(1): 85 - 91.

[25] Keltner D, Buswell B N. Embarrassment: Its distinct form and appeasement func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7, 122: 250 - 270.

[26] Tracy J L, Robins R W. Appraisal antecedents of shame and guilt: Support for a theoretical mod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6, 32(10): 1339 - 1351.

[27] Morf C C, Rhodewalt F. Unraveling the paradoxes of narcissism: A dynamic self-regulatory processing model.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1, 12: 177 - 196.

[28] Tracy J L, Robins R W.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ride: A tale of two face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3): 506 - 525.

[29] Tangney J P, Dearing R L. Shame and guilt. New York: Guilford, 2002: 130 - 138.

[30] Hoffman M L. Empathy, social cognition and moral action. In: Kurtines W M, Gewirtz J L (Eds.), *Handbook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 275 - 301.

[31] 冯晓杭, 张向葵. 自我意识情绪: 人类高级情绪.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6): 878 - 884.

[32] Miller R S, Tangney J P. Differentiating embarrassment and sham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4, 13: 273 - 287.

[33] Tangney J P. Moral affect: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1(4): 598 - 607.

[34] 钱铭怡, 刘兴华, 朱荣春. 大学生羞耻感的现象学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1, 15(2): 73 - 75.